

弯曲的蛇

【澳大利亚】帕·赖特森 著

傅定邦 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

[澳大利亚]帕·赖特森著

弯曲的蛇

傅定邦 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

(沪)新登字 476 号

Patricia Wrightson
THE CROOK SNAKE

责任编辑 徐 朴

弯曲的蛇

〔澳大利亚〕帕·赖特森 著

傅定邦 译 玛·豪塞 插图 罗 定 装帧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28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排版 江苏吴江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156 1/32 印张5.5 字数104,000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7-5324-1634-8/I-751(儿) 定价: 1.95元

内 容 提 要

六个少年为了假期过得生动活泼而又有意义，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他们利用照相机，开展有趣的社会活动，得到老师和家长们的赞扬。但在进行活动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大片丛林没有成为自然保护区，而且受到歹徒的破坏。为了保护这片丛林，他们与歹徒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

前 言

假期将临，四个同学凑在一起商量怎样过有趣的假期。他们成立了一个秘密团体，叫做“弯曲的蛇”。但他们一开始就因通信不慎，被一对李生姐妹得知秘密，只得吸收她们为成员。这六个孩子决定为当地做一些有益的事：他们为当地的动植物和工矿企业拍摄了许多有价值的照片，为森林保护区义务劳动，还跟非法偷猎的少年作了斗争。

《弯曲的蛇》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悬念迭起，有神秘色彩，也有惊险场面，而且富有戏剧性。作者用细致的手笔把少年的思想感情、追求爱好和性格特点织入了具有吸引力的故事，约翰小心谨慎，彼得单纯鲁莽，罗依机智勇敢，杰妮善于交际，李生姐妹思想敏捷。

《弯曲的蛇》1955年在澳大利亚出版后即被评为最佳儿童小说，获新南威尔士儿童图书协会奖。后来作者又陆续发表了多部作品，其中有《古老的魔法》、《太空人通险记》以及由《冰来了》、《黑亮的水》、《风的后面》三部小说组成的《威拉姆集》三部曲。这些作品都富有澳大利亚的生活气息。

作者帕·赖特森1921年6月21日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的利斯莫尔，她在新南威尔士教育局所办的《学校》

杂志社担任过编辑。1986年她获得国际安徒生儿童文学奖。七十年代以来澳大利亚的儿童文学非常活跃，出现了不少好作品，其中以赖特森的作品最为突出。

余 青

目 录

前 言

一、“弯曲的蛇”	1
二、入社仪式	10
三、野外活动日	22
四、危险人物	30
五、麻烦与计划	40
六、工作开始	50
七、秘密公路	60
八、禁猎区	70
九、“弯曲的蛇”在提防	82
十、卡西罗之行	94
十一、找到了证人	101
十二、米勒那伙人的信	108
十三、“弯曲的蛇”宣战	116
十四、侦察战场	125
十五、下钓饵	134

十六、设下圈套.....	142
十七、禁猎区里的战斗.....	150
十八、“弯曲的蛇”胜利了.....	161

一、“弯曲的蛇”

塔拉旺中心小学的五个教室闹闹哄哄的。出现这种情况也很自然，那是星期五下午，再过半小时就该上体育课了。本学期的期终考试已经结束，一个星期后就要放假了。即使是最严厉的老师，今天下午也会对学生堂上说话只做没有听见的。

第四、五、六班学生正准备上特别写作练习课，对此大家纷纷抱怨，“该死的通知总安排在星期五，幸好每月只有一次。”

泰勒先生在黑板上写下练习，让学生抄在小纸条上，他用粉笔写下“家长和市民协会”几个大字。高年级学生由于经常抄写，内容都能小声背诵了，“家长和市民协会每月例会，将于星期二下午八时在学校举行。”

第四班学生，搞这种笔墨工作还是新手，因此摆出一副办事员模样检查一下笔尖，等待抄写。

泰勒先生放下粉笔。“好啦，同学们，你们必须抄写整齐，不能有污点，谁要是马马虎虎，就别想上体育课。”话音刚落，四十支笔就沾起墨水，抄写起来。

今天下午，除了对家长和市民协会的通知的抱怨外，还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气氛，谁也说不出这是怎么回事，只觉得凯普家的那对孪生女表现很古怪。午餐以后，她们已经有三次寻找借口跟泰勒先生谈到了蛇。那些借口显然很站不住脚；而且她们装出一副神经很紧张的样子。谁也不相信那对满脸雀斑、扎两条辫子的孪生姐妹真会怕蛇。里边一定有原因。班上的同学都希望有什么事让大家乐一乐，都暗暗注视着凯普家的两位姑娘。

范顿家的两个男孩以及杰妮和彼得·康为却不指望什么逗乐的事，他们对孪生姐妹投去不安的目光，互相间也交换着不安的眼色。凯普家姑娘究竟葫芦里卖什么药？难道她们发现了什么吗？

这不，她们又来啦。“啊，老师，”第一位孪生女用颤音说，“你的大写字母 S 好像一条蛇缠在木棍上！”

即便泰勒先生很惊讶，一个第六班女生竟说出这样的话来，他也一点不露声色。只是淡淡地说，“你自己不也写得像条蛇吗，卡罗林。”

可是第二位孪生女孩马上插话说，“不是一条蛇，老师！那是一种弯弯曲曲的东西，好可怕！”

泰勒先生说，“继续抄写，伊沙伯尔。”约翰·范顿看见弟弟罗依和杰妮都投来了焦虑的目光。彼得·康为目不转睛地盯着孪生姐妹，仿佛她们是街头的杂技演员。

凯普家的孪生女孩是一对观察敏锐的姑娘，她们一定话里有话。蛇！八月份的蛇！还是弯弯曲曲的蛇。这话她

们已经说过两次了。她们是怎么发现“弯曲的蛇”的？这是一个十分秘密的社团！而且两星期以前才成立。范顿家两个孩子和康为家两个孩子是仅有的成员，他们家的房子也是这个大山上仅有的两所房子，谁也不可能听到他们的谈话。可不管怎么说，孪生姐妹还继续这样胡来，这个社团一定会毁在她们手里。

家长 and 市民协会的通知已经抄写完毕，可以让学生带回家去散发给家长和市民。泰勒先生拿出了《杨柳风》这本儿童读物，各班学生都定下心来听他朗读。故事讲到刺猬把老鼠带回家去过圣诞节。在朗读故事的过程中，教室里鸦雀无声。几十双眼睛仿佛透过古老的教室和八月阳光下褐色的操场看到了那些光秃秃的树林和白雪覆盖的英格兰土地以及趴着喘气蹬腿的田鼠。

等到提问时，伊沙伯尔·凯普（学生们都叫她斯派克）又问英国是否有蛇，而卡罗林（学生们叫她斯魁克）指出蛇在冬天躲藏起来一直处于秘密之中。

体育课的铃声响了，直到三点半，也就是男、女生匆匆忙忙收拾饭盒、鞋帽三三两两往家走以前，谁也不会再想到蛇了。

“快点，彼得，”杰妮·康为在大门口喊道。“他又忘了拿书包，”她一边向约翰和罗依解释，一边跟着他们走出了大门。

“约翰，那对孪生姐妹太可恶！你看她们是不是故意这么说的？”

“是的，她们是有所指的，”约翰严肃地说，罗依也点了

点头表示同意。约翰身材修长，有一双褐色的眼睛和一头蓬松的头发；比约翰小一岁的罗依身体壮实，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头发整整齐齐的。尽管两兄弟外貌不同，杰妮却认为不难认出他们是兄弟俩，因为在他们严肃的时候脸上的线条是相同的。杰妮本人有一对蓝蓝的大眼睛和一头光亮的头发，当她高兴时，一笑起来就足以对家长和市民产生良好的影响。

他们三个朝山上走去，他们家在山上可以俯瞰塔拉旺城。“她们一定发现了我们社团的一些秘密，”约翰说，“真见鬼，不知道她们是怎么发现的，看来我们得好好查一查。”

罗依转身看看彼得来了没有，马上又回过头来小声说，“她们在跟踪我们。”

“那对孪生姐妹？那好，不要回过头去看，”约翰急忙小声说。就在这时，彼得赶了上来，一面喘着粗气，一面拢着散乱的头发，两只蓝眼睛瞪得大大的，显得很生气。

“凯普家两个姑娘跟踪我们干什么？”他问。杰妮要他别吭声。彼得望望他们三人的面孔，也就不声不响地往上爬。他们可以听到身后的脚步声以及窃窃私语、咯咯发笑的声音。“都是些木头脑袋，”彼得想。“我们为什么不跑？”但是，孪生姐妹这次赶不上，下次还是会赶上的。她们究竟知道了多少？作为一个秘密的社团，内部的事被别人知道得一清二楚那还像话？那怕是他们的父母也不该让他们知道，因为你不可能指望他们也进行宣誓呀。后面又传来一阵咯咯笑声。社团该采取一些什么行动呢？社长约翰的脸上一副



等着瞧的神色；杰妮的面颊通红；罗依一脸打定主意的表情，只等约翰一声令下。

突然，后面的脚步声加快了，一阵小跑，凯普家的孪生姐妹赶上来同他们肩并肩走在一起。“你们好，”她们扬扬得意地打了个招呼，斯派克还加上一句，“你们这是到哪里去呀？”

“当然是回家啰，”约翰回答说。

“我们也上那里去，”斯魁克用友好的口吻说。“上你们这个山可真费劲，我们要向山上一个人捎个信，麻烦的是，我们不清楚他是谁。”

“山上只有你们两家，是不是？”斯派克插话道，“看来你们也许会知道。”

“捎什么信？”约翰小心翼翼地问。

“实际上是我们在你们前门附近草地上捡到一张纸条，杰妮，”斯魁克解释说，“好像有人想把它投进信箱，结果掉在了地上。”她摊开手，手里有一张皱皱巴巴的纸，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你们看，这就是。上面写道，‘弯曲的蛇秘密社团原定星期六在采石场召开的会议将推迟到下午两点。社长。’”

大家默不作声。范顿家和康为家的孩子们提心吊胆地凝视着这对孪生姐妹。

“我们不知道什么蛇不蛇，”罗依终于说。

“不过我们看见蛇会告诉你们的，”杰妮顺口许了个愿，彼得爆发出一阵神经质的笑声，约翰似乎并不忙着作出决

定。

“那好，”斯派克点点头说，“你告诉他们星期六在采石场多多留心我们，我们说不定会亲自去看看他们。”

杰妮和罗依都想不出如何回答才好，他们冷冷地看了孪生姐妹一眼，那对孪生姐妹却很有礼貌地微微一笑作为回答。约翰漫不经心地说，“最好别麻烦了，说不定那只是浪费时间，我看一旦他们知道你们会出现，尤其是听到你们俩今天下午在学校里大谈蛇呀，秘密呀什么的，他们不会再在那里开会了。”

“我们！”孪生姐妹表现出一副受了委屈，十分惊讶的样子，“什么呀，我们差不多一个字也没说呀！”

“当然想到这张纸条，我们脑子里难免想到一些蛇的事情。”斯派克解释说。

“不过我们想说的话，还有好多话可说呢，”斯魁克又补充说。

“而且你们决没有想到吧，”斯派克意味深长地接茬说，“到星期一我们说不定就想说了。”

即使彼得现在也很清楚这对可怕的孪生姐妹究竟在说什么了，那是在威胁。要么允许她们参加星期六的会，让她们知道社团的秘密；要么在星期一她们将把所知道的一切抖搂出来，甚至胡编一通也在所不惜。约翰瞥了罗依一眼，罗依耸了耸肩膀；又看杰妮，杰妮在低头看地；再看彼得，彼得跟罗依一样耸了耸肩膀。孪生姐妹还装出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

最后约翰终于下了决心。“喂，让我们直说吧，”他坚定地说，“看来你们两位想参加这个社团，你们还认为社团成员不得不让你们参加，要是他们不让，你们就可以在学校说他们的坏话。其实他们不一定要让你们参加，他们只要改变一下社团的名称，跟原先的名称一样管用。你们不知道他们的社规，因此他们没有必要作很大的变动。”

“嗯，”斯派克喃喃地说，“不过人人都会知道学校里有个社团什么的。”

“可惜这样好的一个名称不能再用了，”斯魁克挺遗憾地说。

这话说到点子上来了，约翰急忙说。“不管怎么说，秘密社团不是人人都可以参加的，你们得经过许多考验，得举行入社仪式，你们还得宣誓保守秘密。一个秘密社团宁可解散，也不吸收不可靠的成员。你们星期六上那里去，他们也许会出现，给你们一个适当的考验，看看你们能否参加。要是你们去了，他们不出现，我敢打赌那就不再存在什么秘密社团了。那时你们可以告诉别人，你们是怎样迫使那个社团解散的。”

斯派克和斯魁克头一次无言对答。她们甚至看上去有些脸红和不安。接着斯魁克说，“好吧，多谢你们。我们会去采石场看个究竟。再见，同学们。走吧，斯派克。”她们刚走出去几步远，斯派克又回过身来。

“即使没有人出现，”她说，“社团也不用担心，把它解散，我们不会说出去，我们只是跟你们开个玩笑罢了。”

约翰向她们做了一个像是敬礼又不像是敬礼的手势，杰妮向她们挥挥手，罗依和彼得向她们笑了笑。社团的几个人想着心事慢慢向山上爬去。杰妮说，“我看她们不会说出去，她们都是好样的，我们不妨来考验考验她们，你们看怎么样？”

“今晚我们谈谈，”约翰回答说，“我们也得想出一个恰当的入社仪式，不过，我们绝不能再冒险了，不能弄得谁都知道谁都想参加。吸收成员都要经过我们邀请才行。我明明把纸条塞进了信箱，不知怎么搞的。”

“说不定有人取邮件，不小心掉了出来，”彼得说，“我们以后传递信件必须加倍小心。”

“各方面都得加倍小心，”罗依同意说，“通知要是给一些好奇的市民拾去，那就更麻烦了。”